

第四十四回

法身元運逢車力

心正妖邪度脊關

求經脫障向西遊，無數名山不盡休。兔走烏飛催晝夜，烏啼花落自春秋。微塵眼底三千界，錫杖頭邊四百州。宿水餐風登紫陌，未期何日是回頭。

話說唐三藏幸虧龍子降妖，黑水河神開路，師徒門過了黑水河，找大路一直西來，真個是迎風冒雪，戴月披星。行毅多時，又值早春天氣。但見——

三陽轉運，萬物生輝。三陽轉運，滿天明媚開圖畫；萬物生輝，遍地芳菲設繡茵。梅殘數點雪，麥漲一川雲。漸開冰解山泉溜，盡放萌芽沒燒痕。正是那：太昊乘震，句芒御辰；花香風氣暖，雲淡日光新。道旁楊柳舒青眼，膏雨滋生萬象春。

師徒們在路上，遊觀景色，緩馬而行，忽聽得一聲吆喝，好便似千萬人吶喊之聲。唐三藏

心中害怕，兜住馬不能前進，急回頭道：「悟空，是那裏這等響振？」八戒道：「好一似地裂山崩。」沙僧道：「也就如雷聲霹靂。」三藏道：「還是人喊馬嘶。」孫行者笑道：「你們都猜不着，且住，待老孫看是何如。」

好行者，將身一縱，踏雲光，起在空中，睜眼觀看，遠見一座城池；又近觀，倒也祥光隱隱，不見甚麼凶氣紛紛。行者暗自沉吟道：「好去處！如何有響聲振耳……那城中又無旌旗戈戟，又不是砲聲響振，何以若人馬諠譁……？」

正議間，只見那城門外，有一塊沙灘空地，攢簇了許多和尚，在那裏扯車兒哩。原來是一齊着力打號，齊喊「大力王菩薩」，所以驚動唐僧。行者漸漸按下雲頭來看處，呀！那車子裝的都是磚瓦木植土坯之類；灘頭上坡坂最高，又有一道夾脊小路，兩座大關，關下路都是壁陡之崖，那車兒怎麼拽得上去？雖是天和暖，那些人却也衣衫藍縷。看此像十分窘迫，行者心疑道：「想是修蓋寺院，他這裏五穀豐登，尋不出雜工人來，所以這和尚親自努力……？」

正自猜疑未定，只見那城門裏，搖搖擺擺，走出兩個少年道士來。你看他怎生打扮。但見

他？

頭戴星冠，身披錦繡，頭戴星冠光耀耀，身披錦繡綵霞飄。足踏雲頭履，腰繫熟絲
緞。面如滿月多聰俊，形似瑤天仙客嬌。

那些和尚見道士來，一個個心驚胆戰，加倍着力，恨苦的拽那車子。行者就曉得了：「咦！想必這和尚們怕那道士；不然啊，怎麼這等着力拽。扯我會聽得人言，西方路上，有個敬道滅僧之處，斷乎此間是也。我待要回報師父，奈何事不明白，返惹他怪，道我這等一個伶俐之人，就不能探個實信。且等下去闒得明白，好回師父話。」

你道他來問誰？好大聖，按落雲頭，去郡城脚下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遊方的雲水全真，左臂上掛着一個水火籃兒，手敲着漁鼓，口唱着道情詞，近城門，迎着兩個道士，當面躬身道：「道長，貧道起手。」那道士還禮道：「先生那裏來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弟子——」

「雲遊於海角，浪蕩在天涯。今朝來此處，欲募善人家。」

「動問二位道長：這城中那條街上好道？那個巷裏好賢？我貧道好去化些齋吃。」那

士笑道：「你這先生，怎麼說這等敗興的話？」行者道：「何爲敗興？」道士道：「你要化些齋吃，却不是敗興？」行者道：「出家人以乞化爲由，却不化齋吃，怎生有錢買？」道士笑道：「你是遠方來的，不知我這城中之事。我這城中，且休說文武官員好道，富民長者愛賢，大男小女見我等拜請奉齋，這般都不須掛齒，一頭一尾就是萬歲君王好道愛賢。」行者道：「我貧道一則年幼，二則是遠方乍來，實是不知。煩二位道長將這裏地名，君王好道愛賢之事，細說一遍，足見同道之情。」道士說：「此城名喚車遲國。寶殿上君王與我們有親。」

行者聞言，呵呵笑道：「想是道士做了皇帝？」他道：「不是；只因這二十年前，民遭亢旱，天無點雨，地絕穀苗，不論君臣黎庶，大小人家，家家沐浴焚香，戶戶拜天求雨。正都在倒懸拚命之處，忽然天降下三個仙長來，俯救生靈。」行者問道：「是那三個仙長？」道士說：「便是我家師父。」行者道：「尊師甚號？」道士云：「我大師父，號做虎力大仙；二師父，鹿力大仙；三師父，羊力大仙。」

行者問曰：「三位尊師，有多少法力？」道士云：「我那師父，呼風喚雨，只在翻掌之間；指

水爲油，點石成金，却如轉身之易。所以有這般法力，能奪天地之造化，換星斗之玄微，君臣相敬，與我們結爲親也。」行者道：「這皇帝十分造化。常言道：『術動公卿。』」老師父有這般手段，結了親，其實不虧他。——噫，不知我貧道可有星星緣法，得見那老師父一面哩？」道士笑曰：「你要見我師父，有何難處？我兩個是他靠胸貼肉的徒弟，我師父却又好道愛賢，只聽見說個『道』字，也就接出大門。若是我兩個引進你，乃吹灰之力。」

行者深深的唱個大喏道：「多承舉薦，就此進去罷。」道士說：「且少待片時，你在這裏坐下，等我兩個把公事幹了，來和你進去。」行者道：「出家人無拘無束，自由自在，有甚公事？」道士用手指定那沙灘上僧人：「他做的是我家生活，恐他躲懶，我們去點他一卯就來。」行者笑道：「道長差了；僧道之輩都是出家人，爲何他替我們做活，伏我們點卯？」

道士云：「你不知道。因當年求雨之時，僧人在一邊拜佛，道士在一邊告斗，都請朝廷的糧食；誰知那和尚不中用，空念空經，不能濟事。後來我師父一到，喚雨呼風，拔濟了萬民塗炭，却纔惱了朝廷，說那和尚無用，拆了他的山門，毀了他的佛像，追了他的度牒，不放他回鄉，御

賜與我們家做活，就當小廝一般。我家裏燒火的，也是他；掃地的，也是他；頂門的，也是他。因為後邊還有住房，未曾完備，着這和尚來拽磚瓦，拖木植，起蓋房宇。只恐他貪頑躲懶，不肯拽車，所以着我兩個去查點查點。」

行者聞言，扯住道士，滴淚道：「我說我無緣，真個無緣，不得見老師父尊面。」道士云：「如何不得見面？」行者道：「我貧道在方上雲遊，一則是爲性命，二則也爲尋親。」道士問：「你有甚麼親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有一個叔父，自幼出家，削髮爲僧。向日年程饑饉，也來外面求乞。這幾年不見回家，我念祖上之恩，特來順便尋訪。想必是羈遲在此等地方，不能脫身，未可知也。我怎的尋着他，見一面，纔可與你進城。」道士云：「這般却是容易。我兩個且坐下，即煩你去沙灘上替我一查。只點頭目有五百名數目便罷。看內中那個是你令叔。果若有呀，我們看這中情分，放他去了，却與你進城，好麼？」

行者頂謝不盡，長揖一聲，別了道士，敲着漁鼓，竟往沙灘之上。過了雙關，轉下夾脊，那和尚一齊跪下磕頭道：「爺爺，我等不曾躲懶，五百名半個不少，都在此扯車哩。」行者看見，暗

笑道：『這些和尚，被道士打怕了，見我這假道士就這般悚懼。若是個真道士，好道也活不成了。』行者又搖手道：『不要跪，休怕。我不是監工的，我來此是尋親的。』衆僧們聽說認親，就把他圈子陣圍將上來，一個個出頭露面，咳嗽打響，巴不得要認出去，道：『不知那個是他親哩。』

行者認了一會，呵呵笑將起來。衆僧道：『老爺不認親，如何發笑？』行者道：『你們知我笑甚麼？笑你這些和尚全不長進！父母生下你來，皆因命犯華蓋，妨爺尅娘，或是不招姊妹，纔把你捨斷了出家；你怎的不遵三寶，不敬佛法，不去看經拜懺，却怎麼與道士傭工，作奴婢使喚？』衆僧道：『老爺，你來羞我們哩！你老人家想是個外邊來的，不知我這裏利害！』行者道：『果是外方來的，其實不知你這裏有甚利害。』衆僧滴淚道：『我們這一國君王，偏心無道，只喜得是老爺等輩，惱的是我們佛子。』

行者道：『爲何來？』衆僧道：『只因呼風喚雨，三個仙長來此處，滅了我等，哄信君王，把我們寺拆了，屢牒追了，不放歸鄉，亦不許補役當差，賜與那仙長家使用，苦楚難當，但有個遊

方道者至此，即請拜王領賞；若是和尚來，不分遠近，就拿來與仙長家傭工。」行者道：「想必那道士還有甚麼巧法術，誘了君王？——若只是呼風喚雨，也都是旁門小法術耳，安能動得君心？」衆僧道：「他會搗砂煉汞，打坐存神，指水爲油，點石成金。如今與蓋三清觀字，對天地晝夜看經懺悔，祈君王萬年不老，所以就將君心感動了。」

行者道：「原來這般，你們都走了便罷。」衆僧道：「老爺，走不脫！那仙長奏准君王，把我們畫了影身圖，四下裏長川張掛。他這車遲國地界也寬，各府州縣鄉村店集之方，都有一張和尚圖，上面是御筆親題。若有官職的，拿得一個和尚，高陞三級；無官職的，拿得一個和尚，就賞白銀五十兩；所以走不脫。——且莫說是和尚，就是剪髮禿子，毛稀的，也都難逃。四下裏快手又多，緝事的又廣，憑你怎麼也是難脫。我們沒奈何，只得在此苦捱！」行者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們死了便罷。」衆僧道：「老爺，有死的，到處捉來與本處和尚，也共有二千餘衆。到此熬不得苦楚，受不得爇煎，忍不得寒冷，服不得水土，死了有六七百，自盡了有七八百；只有我這五百個不得死。」

行者道：『怎麼不得死？』衆僧道：『懸梁繩斷，刀刎不疼；投河的飄起不沉，服藥的身安不損。』行者道：『你却造化，天賜汝等長壽哩！』衆僧道：『老爺呀，你少了一個字兒，是「長受罪」哩！我等日食三餐，乃是糙米熬得稀粥。到晚就在沙灘上冒露安身。纔合眼，就有神人擁護。』行者道：『想是累苦了，見鬼麼？』衆僧道：『不是鬼，乃是六丁六甲，護教伽藍。但至夜就來保護。但有要死的，就保着，不教他死。』行者道：『這些神却也沒理；只該教你們早死早生天，却來保護怎的？』衆僧道：『他在夢寐中，勸解我們，教「不要尋死，且苦捱着，等那東土大唐聖僧，往西天取經的羅漢。他手下有個徒弟，乃齊天大聖，神通廣大，專秉忠良之心，與人問報不平之事，濟困扶危，恤孤念寡。只等他來顯神通，滅了道士，還敬你們沙門禪教哩。』

行者聞得此言，心中暗笑道：『莫說老孫無手段，預先神聖早傳名。』他急抽身，敲着漁鼓，別了衆僧，竟來城門口，見了道士，那道士迎着道：『先生，那一位是令親？』行者道：『五百個都與我有親。』兩個道士笑道：『你怎麼就有許多親？』行者道：『一百個是我左鄰，一百個是我右舍，一百個是我父黨，一百個是我母黨，一百個是我交契。你若肯把這五百人都放

了，我便與你進去；不放，我不去了。」道士云：「你總有些風病，一時間就胡說了。那些和尚，乃國王御賜，若放一二名，還要在師父處遞了病狀，然後補個死狀，纔了得哩。怎麼說都放了？此理不通！不通！不要說我家沒人使喚，就是朝廷也要怪他。那裏長要差官查勘，或時御駕也親來點劄，怎麼敢放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放麼？」道士說：「不放！」

行者連問三聲，就怒將起來，把耳朵裏鐵棒取出，迎風捻了一捻，就碗來粗細，幌了一幌，照道士臉上一刮，可憐就打得頭破血流，身倒地，皮開頸折，腦漿傾，那灘上僧人，遠遠望見他，打殺了兩個道士，丟了車兒，跑將上來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打殺皇親了！」行者道：「那個是皇親？」衆僧把他簸箕陣圍了，道：「他師父，上殿不參王，下殿不辭主，朝廷常稱做國師，兄長先生，你怎麼到這裏鬧禍？他徒弟出來監工，與你無干，你怎麼把他來打死？那仙長不說是你來打死，只說是來此監工，我們害了他性命，我等怎了？且與你進城去會了人命出來。」

行者笑道：「列位休嚷。我不是雲水全真，我是來救你們的。」衆僧道：「你倒打殺人，害了我們，添了擔兒，如何是救我們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是大唐聖僧徒弟孫悟空行者，特特來此

救你們性命。」衆僧道：「不是！不是！那老爺我們認得他。」行者道：「又不曾會他，如何認得？」衆僧道：「我們夢中嘗見一個老者，自言太白金星，常教誨我等，說那孫行者的模樣，莫教錯認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他和你怎麼說來？」衆僧道：「他說：『那大聖——

「磕額金睛幌亮，圓頭毛臉無腮，咨牙尖嘴性情乖，貌比雷公古怪。」

慣使金箍鐵棒，曾將天闕攻開。如今皈正保僧來，專救人間災害。」

行者聞言，又噴又喜，喜道：「替老孫傳名！」噯道：「那老賊嬾懶，把我的元身都說與這夥凡人！」忽失聲道：「列位誠然認我不是孫行者，我是孫行者的門人，來此處學闖禍耍子的。那裏不是孫行者來了？」用手向東一指，哄得衆僧回頭，他却現了本相。衆僧們方纔認得一個個倒身下拜道：「爺爺！我等凡胎肉眼，不知是爺爺顯化。望爺爺與我們雪恨消災，早進城降妖從正也！」行者道：「你們且跟我來。」衆僧緊隨左右。

那大聖竟至沙灘上，使個神通，將車兒拽過兩關，穿過夾脊，提起來，摔得粉碎；把那些磚瓦木植，盡拋下坡坂，喝教衆僧：「散！莫在我手脚邊，等我明日見這皇帝，滅却道士！」衆僧道：

「爺爺呀，我等不敢遠走；但恐在官人拿住解來，却又吃打發贖，返又生災。」行者道：「既如此，我與你個護身法兒。」

好大聖，把毫毛拔了一把，囁得粉碎，每一個和尚與他一截，都教他：「捻在無名指甲裏，捻着拳頭，只情走路，無人敢拿你，便罷；若有人拿你，攢緊了拳頭，叫一聲『齊天大聖』，我就來護你。」衆僧道：「爺爺，倘若去得遠了，看不見你，叫你不應，怎麼是好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只管放心，就是萬里之遙，可保全無事。」

衆僧有胆量大的，捻着拳頭，悄悄的叫聲「齊天大聖」，只見一個雷公站在面前，手執鐵棒，就是千軍萬馬，也不能近身。此時有百十衆齊叫，足有百十個大聖護持。衆僧叩頭道：「爺爺果然靈顯！」行者又吩咐：「叫聲『寂』字，還你收了。」真個是叫聲「寂」，依然還是毫毛在那指甲縫裏。衆和尚却纔歡喜逃生，一齊而散。行者道：「不可十分遠遁。聽我城中消息，但有招僧榜出，就進城還我毫毛也。」五百個和尚，東的東西，西的走，立的立，四散不題。

却說那唐僧在路旁，等不得行者回話，教豬八戒引馬投西，遇着些僧人奔走，將近城邊，見行者遠與十數個未散的和尚在那裏。三藏勒馬道：「悟空，你怎麼來打聽個響聲，許久不回？」行者引了十數個和尚，對唐僧馬前施禮，將上項事說了一遍。三藏大驚道：「這般啊，我們怎了？」那十數個和尚道：「老爺放心，孫大聖爺爺乃天神降的，神通廣大，定保老爺無虞。我等是這城裏勅建智淵寺內僧人，因這寺是先王太祖御造的，現有先王太祖神像在內，未曾拆毀。城中寺院，大小盡皆拆了。我等請老爺趕早進城，到我荒山安下，待明日早朝，孫大聖必有處置。」行者道：「汝等說得是，也能趁早進城去來。」

那長老却纔下馬，行到城門之下。此時已太陽西墜，過吊橋，進了三層門裏，街上人見智淵寺的和尙牽馬挑包，盡皆迴避。正行時，却到山門前，但見那門上高懸着一面金字大匾，乃「勅建智淵寺」。衆僧推開門，穿過金剛殿，北正殿門開了。唐僧把袈裟披起，拜畢金身，方入衆僧叫看家的老和尚走出來，看見行者就拜道：「爺爺！你來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認得我是那

個爺爺，就是這等呼拜？」那和尚道：「我認得你是齊天大聖孫爺爺。我們夜夜夢中見你。太白金星常常來託夢，說道：『只等你來，我們纔得性命。今日果見尊顏，與夢中無異。』爺爺呀，喜得早來！再遲一兩日，我等俱做鬼矣！」行者笑道：「請起，請起。明日就有分曉。」

衆僧安排齋飯，他師徒們吃了，打掃乾淨方丈，安寢一宿。二更時候，孫大聖心中有事，偏睡不着。只聽得那裏吹打，悄悄的爬起來，穿了衣服，跳在空中觀看。原來是止南上燈燭煒煌，低下雲頭仔細再看，却是三清觀道士禳星哩。但見那：

靈區高殿，福地真堂。靈區高殿，巍巍壯似蓬壺景；福地真堂，隱隱清如化樂宮。兩邊道士奏笙簧，正面高公擎玉簡。宣理消災懺，開講道德經。揚塵幾度盡傳符，表白一番皆俯伏。呪水發檄燭焰飄搖冲上界，查罡佈斗香燼馥郁透清霄。案頭有供獻新鮮，桌上有齋筵豐盛。

殿門前掛一聯黃綾緘錦的對句，繡着二十二個大字云：「雨順風調，願祝天尊無量法；河清海晏，祈求萬歲有餘年。」行者見三個老道士，披了法衣，想是那虎力、鹿力、羊力大仙。下

面有七八百個散衆，司鼓司鐘，侍香表白，盡都侍立兩邊。行者暗自喜道：『我欲下去與他混一混，奈何！』單絲不線，孤掌難鳴。一旦回去，照顧八戒，沙僧一同來耍耍。按落祥雲，竟至方丈中，原來八戒與沙僧通脚睡着。行者先叫悟淨。沙和尚醒來道：『哥哥，你還不會睡哩？』行者道：『你且起來，我和你受用些來。』沙僧道：『半夜三更，口枯眼澀，有甚受用？』行者道：『這城裏果有一座三清觀，觀裏道士們修醮，三清殿上有許多供養饅頭，足有斗大，燒果有五六十斤一個，襯飯無數，果品新鮮，和你受用去來！』

那豬八戒睡夢裏聽見說吃好東西，就醒了，道：『哥哥，就不帶挈我些兒？』行者道：『兄弟，你要吃東西，不要大呼小叫，驚醒了師父，都跟我去。』他兩個套上衣服，悄悄的走出門前，隨行者踏了雲頭，跳將起去。那猓子看見燈光，就要下手。行者扯住道：『且休忙，待他散了，方可下去。』八戒道：『他纔念到興頭上，却怎麼肯散？』行者道：『等我弄個法兒，他就散了。』

好大聖，捻着訣，念個咒語，往巽地上吸一口氣，呼的吹去，便是一陣狂風，竟直捲進那三清殿上，把他些花瓶燭臺，四壁上懸掛的功德，一齊刮倒，遂而燈火無光。衆道士心驚胆戰，虎

力大仙道：『徒弟們且散。這陣神風所過，吹滅了燈燭香花，各人歸寢，明朝早起，多念幾卷經文補數。』衆道士果各退回。這行者却引八戒、沙僧，按落雲頭，闖上三清殿。馱子不論生熟，拿過燒果來，張口就啃。行者掣鐵棒，着手便打。八戒縮手躲過道：『還不曾嘗着甚麼滋味，就打！』行者道：『莫要小家子行。且敍禮坐下受用。』八戒道：『不差！偷東西吃，還要敍禮！若是請將來，却要如何？』行者道：『這上面坐的是甚麼菩薩？』八戒笑道：『三清也認不得，却認做甚麼菩薩！』行者道：『那三清？』八戒道：『中間的是元始天尊，左邊的是靈寶道君，右邊的是太上老君。』行者道：『都要變得這般模樣，纔吃得安穩哩。』

那馱子急了，聞得那香噴噴供養，要吃，爬上高臺，把老君一嘴拱下去，道：『老官兒，你也坐得殼了，讓我老豬坐坐。』八戒變做太上老君，行者變做元始天尊，沙僧變作靈寶道君，把原像都推下去。及坐下時，八戒就搶大饅頭吃。行者道：『莫忙哩！』八戒道：『哥哥，變得如此，還不吃等甚？』行者道：『兄弟呀，吃東西事小，泄漏天機事大。這聖像都推在地下，倘有起早的道士來撞鐘掃地，或絆一個根頭，却不走漏消息？你把他藏過一邊來。』八戒道：『此處路

生，摸門不着，却那裏藏他？」行者道：「我纔進來時，那右手下有一重小門兒，那裏面穢氣畜人，想必是個五穀輪迴之所。你把他送在那裏去罷。」

這馱子有些秀力量，跳下來，把三個聖像，拿在肩膊上，扛將出來；到那廂，用脚登開門看時，原來是個大東廁，笑道：「這弼馬溫着然會弄嘴弄舌，把個毛坑也與他起個道號，叫做甚麼「五穀輪迴之所」！」那馱子扛在肩，且不丟了，丟口裏，嚙嚙嘍嘍的禱道：——

「三清，三清，我說你聽：遠方到此，慣滅妖精。欲享供養，無處安寧。借你坐位，略略

少停。你等坐久，也且暫下毛坑。你平日家受用無窮，做個清淨道士，今日裏不免

享些穢物，也做個受臭氣的天尊！」

觀罷，烹的望裏一摔，潑了半衣襟臭水，走上殿來。行者道：「可藏得好麼？」八戒道：「藏便藏得好，只是潑起些水來，污了衣服，有些醜醜臭氣，你休惡心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也能，你且來受用；但不知可得個乾淨身子出門哩。」那馱子還變做老君，三人坐下，盡情受用。先吃了大饅頭，後吃簇盤襯飯，點心，拖爐餅，油煤，蒸酥，那裏管甚麼冷熱，任情吃起。原來孫行者不大

吃煙火食，只吃幾個果子，陪他兩個。那一頓如流星趕月，風捲殘雲，吃得罄盡。已此沒得吃了，還不走路，且在那裏閑講，消食耍子。

噫！有這般事！原來那東廊下有一個小道士，纔睡下，忽然起來道：『我的手却兒忘記在殿上，若失落了，明日師父見責。』與那同睡者道：『你睡着，等我尋去。』急忙中不穿底衣，止扯一領直裰，竟到正殿中尋鈴，摸來摸去，鈴兒摸着了，正欲回頭，只聽得有呼吸之聲，道士害怕，急拽步往外走時，不知怎的，躡着一個荔枝核子，撲的滑了一跌，嚙的一聲，把個鈴兒跌得粉碎。豬八戒忍不住呵呵大笑出來，把個小道士說走了三魂，驚回了七魄，一步一跌，撞到那方丈外，打着門，叫：『師父不好了！禍事了！』

三個老道士還未曾睡，即開門問：『有甚禍事？』他戰戰兢兢道：『弟子忘失了手鈴兒，因去殿上尋鈴，只聽得有人呵呵大笑，險些兒誑殺我也！』老道士聞言，即叫掌燈來看，是甚麼邪物。一聲傳令，驚動那兩廊的道士，都爬起來點燈着火，往正殿上觀看。

畢竟不知端的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